

一文錢目錄

序言

.....

.....一

第一章 無賴行兇妓女喪身

.....

.....三

第二章 閉門思過轉敗爲勝

.....

.....一一

第三章 作繭自斃害人自害

.....

.....一九

第四章 吃着嫖賭作奸犯科

.....

.....三一

第五章 改過自新再世爲人

.....

.....一

第六章 苦口婆心現身說法

.....

.....四九

第七章 鞠躬盡瘁竟得賢妻

.....

.....六三

第八章 橫財小得暴病大來

.....

.....七五

第九章 家庭革命小鳳感親……………八一

第十章 滿腔義憤志士遭刑……………九五

第十一章 翦除大盜弱女報仇……………一〇九

第十二章 生財有道重振家聲……………一二一

一文錢

序言

我中國有五大名鎮：曰牛莊鎮，漢口鎮，景德鎮，朱仙鎮，佛山鎮。在下年二十五，即飢驅出門，足跡半天下；如江蘇、浙江、廣東、廣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東、直隸、河南、福建，此外如熱河、安南、日本，或遍歷名勝，或道出是邦。惟五鎮中，祇到其二，即漢口、佛山是也。繼於前清光緒初季，以微員聽鼓穗垣，公餘之暇，尤喜探詢粵中掌故以自遣。一日清晨，偕友購衣料至省城內關外，擇一專售綢緞布疋之鋪，鋪面極為闊大，店夥數十人，奔走應接，尚有多人鵠立以待，其生意之繁盛，不言而喻，因亦踴躍櫃外；偶抬頭，見中懸金字大匾一方，上書「一文錢」三字，不覺錯愕者久之。見

傍立一老者，手持三尺餘長之大烟袋，既可吸烟，又可作杖，因向其殷勤問詢，此三字之來歷。老者見問，即取烟袋猛吸一口，一時口眼俱閉者良久，始張口噴出餘烟，乃瞠目上下熟視，厲聲曰：幸虧你問到了我，否則難難難。語未竟，又咳嗽大作。余待其喘息稍定，乃徐問曰：長者吞吐其詞，殆有難言之隱耶？老者搖首，答曰：否、否。「一文錢」之歷史，我知之綦詳，傳播斯事，久蓄此念，奈此遠年故事，恐非片言所能詳盡何？余好奇心切，因捨正事，與老者就臨路茶肆，啜茗高談，盡日之長，始竟其說。天已昏黑，老者匆匆別去。因思「一文錢」之發起人李耀祖，於山窮水盡時，不怨天、不尤人、逢人自述其既往之非，力闢其自新之路，爲人所不敢爲，忍人所不能忍，卒至家聲重振，遠逾往昔。正不愧爲空前絕後之奇男子，造時世之大英雄，大澈大悟之阿羅漢。其嘉言懿行，足使貪夫廉而懦夫立。爰將奇人奇事，以小說家言，編集問世，所望有道君子，幸辱教言，以匡不逮。

第一章 無賴行凶妓女喪身

話說廣東佛山鎮。爲粵桂贛三省通衢要道。商賈雲集。市廛之熱鬧。不亞於廣州。其中有一富戶姓李名大榮。家財將及百萬。捐了個五品封職。夫妻年屆半百。尙無子嗣。每談及此事。夫妻相對唏噓。其夫人王氏。常向大榮道。我家雖富有資財。不但膝下無兒。卽族中亦門衰祚薄。必須行些善事纔好。大榮生性鄙吝。經其妻屢勸。始慢慢覺悟。漸能以資助貧。事。有一年大水冲決湖堤。大榮遇一道者。手中持一布招。上書善觀氣色四字。大榮便以子息相問。道者云君家本有九宗子一人。因君刻薄成家。以致絕嗣。倘能力籌巨款。獨修已決之墓園。三年內必生一子。如尊闔年歲較大。不妨另置小星。失此機會。恐將無及。大榮見道者面貌清奇。頗爲驚信。歸商王氏。卽擇日收婢女春蘭爲妾。一面便將墓園修復。說也奇怪。不上三月。春蘭已身懷六甲。大榮夫婦。歡天喜地。力行善舉。迨至十月。呱呱落地。却是一男。大榮夫妻。喜出望外。取名耀祖。諸親好友。賀客盈門。春蘭產後。病體懨懨。因另僱乳母四人。輪流喂養。三朝彌

月。熱鬧情形。自不待言。大榮並令乳母各將所生之子帶來。與耀祖作伴。更形熱鬧。時光迅速。耀祖長成已到六歲。奶娘之子。亦各六七歲不等。耀祖終日與他們成羣的玩耍。大榮請了一位訓蒙的老師。教他們讀書識字。先生與他們各取了名字。最大的姓賴。就叫做賴大。第二姓吳。叫吳二。第三姓畢。便叫畢三。第四姓甘。就叫甘四。耀祖尚循規蹈矩。每日上學。其餘四人。嬉皮獺臉。不放先生在眼裏。讀書更屬有名無實。耀祖雖尚馴謹。然四人不在。便有不快之狀。大榮亦無可如何。不料有一年忽然天災流行。大榮夫婦患瘟疫。相繼去世。其時耀祖年已十四。終日被四人糾合。不務正業。春蘭以婢女出身。又不知教訓爲何事。既亦因病身故。耀祖等五人。無人管束。成羣結隊。閒游浪蕩。耀祖雖不務正事。然性情忠厚。尚不至爲非作歹。其餘四人。年歲較大。見耀祖忠厚可欺。四人結爲異姓手足。靠着耀祖有錢。無惡不作。所有費用。莫非耀祖供給。司賬或供應稍遲。耀祖且爲催取。以故鎮上商民。畏四人如虎。目爲小四凶。其時年均二十歲左右。忽然想到省地繁華。定必勝於佛鎮。遂慫恿耀祖到省城租一大公館。終日無非吃着嫖賭。他們幾人。不但浪費銀錢。且常常做使人難堪的事情。以爲

快樂。耀祖已略知人事。雖與彼等不志同道合。亦並未多方勸阻。不上多年。家私看看殆盡。四凶亦惡貫滿盈。報應不爽。其零星小事。無暇細講。且把四人所作之事。爲社會所痛恨者。分述於下：

廣東繁華。甲於天下。妓寮賭館。徧地皆是。其中最著名者曰谷埠。妓艇百餘號。最大者長十餘丈。高三四層。分檣排列。互相聯結。永遠停泊。不能行動。妓女不下數千人。入夜則燈火萬家。笙歌盈耳。每船下層。安置廚灶。及雜役居住。中上層分隔斗室。狀如鴿棚。每室祇容一榻。每榻居一二妓不等。頂層則若廳事。游客之來此擺酒者。卽以此爲飲宴之所。明星朗月時。憑欄眺望。珠江十里。可以俯視一切。其時妓女中有名鮮花榮者。實爲珠江中之翹楚。豔幟高張。豪華公子。以一見顏色爲幸。欲真個銷魂殊非易易。鮮花榮亦自高身價。驕矜之氣。令人望而却步。李耀祖雖於此道不甚注意。乃吳二最好漁色。屢招鮮花榮侑酒。均託故辭謝。一夕有人邀請耀祖與四凶同。谷埠。吳二又想招鮮花榮陪宴。以病不能赴辭。適有陳老三者後至。便道今晚何寂寞乃爾。吳二卽告以屢招鮮花榮不至。今晚又因有疾不到。陳老三道。頃見鮮花榮扶婢而行。現

時尙在某艇。何云有病。吳二面有愧色道。當必有以報之。席散後。便問明鮮花榮的住艇。叫做阿張艇。在谷埠中檔第五艇便是。遂相繼散去。

過了月餘。相傳廣西某撫台的公子赴京致試。道出珠江。一日有一少年至阿張艇。見鴛母道。我係同某公子進京考試的。某公子素耳貴艇鮮花榮的馳名。特在某艇宴客。欲求鮮花榮一至。未知可否。區區五十金。卽某公子命以相贈者。鴛母亦不敢自主。就進房與鮮花榮商允。方始收受。少年又道。今夜是公子自作主人。務請早到。鴛母亦首肯。是晚鮮花榮盛裝而往。公子尙未到。坐客已有四五人。談及公子爲某大憲所招。大約就可回來。言未竟。便有大號紫艷艇駛至。公子與銀從四五人。蜂擁上艇。坐客咸相繼出艙迎迓。各道寒喧畢。一人指鮮花榮向公子道。這就是公子。朝思暮想的鮮花榮。鮮花榮見公子姣好。亦一笑相迎。入坐後。公子便向衆人道。家君耳目較近。且此地父執甚多。狎邪之游。恐爲家君偵悉。必遭嚴責。請傳語。萬勿以姓名相告。衆人便叫艇家告以公子所命。艇家亦唯唯而退。旣而觥籌交錯。賓主盡歡。公子攜鮮花榮之手。鮮花榮見公子手帶的鑽戒。比自己所帶之戒更大。卽從公子手上取下。公子便將自己之戒

與鮮花榮帶上。笑謂鮮花榮道。你的鑽戒太小。將來應該買一大的。鮮花榮道。你肯買。就請你買。公子道。咱們倆。只要交情夠得上。這一點兒。亦算不了什麼。衆客見兩人情投意合。遂叫鴿母阿張來。向他說道。公子在這兩三天內。就要動身。時不可失。今晚我等須玉成其事。鴿母偶一回頭。見鮮花榮手上帶了一個大鑽戒。想來一定是公子的。又見他兩人非常親熱。此舉鮮花榮必已默許。便說道這事當與榮姑一商。就向鮮花榮招手。引至船頭。略談數語。仍進艙與少道。榮姑衆位介紹。公子尤非常惜市。自然是一定成就的。但是榮姑從來沒有接過生客。故未嘗與人講過白水。想諸位與公子深交。必能爲公子作全權。表。請賞賜若干。爲榮姑做做面子。內有一人道。這倒好辦。便從夾袋裏取出鈔票一包。向阿張道。今日所帶無多。這一百元鈔票。你且收了。倘鮮花榮服侍得好。公子自有格外的重賞。那鴿母不覺喜出望外。就問這姻緣艇應否僱定。衆人道不必。已與此艇講好。就在這裏住宿。明日尙須至花埭一游。鴿母阿張。便叮囑了鮮花榮許多說話。逕回自己什艇去了。

一宵晚景不提。次晨。阿張即叫梳頭媽名叫阿喜的。來艇與鮮花榮梳頭。阿喜臨年

不滿三十。却係花叢老練之人。回去與阿張道。我閱人多矣。這公子實有些尷尬。舉止輕佻。語言鄙俗。決不像撫台的少爺。阿張道。且不問他什麼路數。就局賬白水兩項。已是比衆不同。況且你沒有看見榮姑手上的大鑽戒嗎。阿喜道。你說起鑽戒。我更覺可疑。阿張道。難道這鑽戒是假的麼。阿喜道。假倒不是假的。因為剛才見他託言。這兩天自己要用。急急的要向榮姑取回。這就是決非貴公子的所爲。而且這局賬白水如此豐厚。鑽戒却又急急取回。底面大不相同。所以我有點疑慮。想來必沒有什麼別情吧。阿張聽了阿喜一番言語。倒懷著鬼胎。且說鮮花榮。隨同某公子將艇開至花塢。時正午刻。各處游船麇集。某公子初見鮮花榮時。舉止大方。語言穩重。自今晨起身後。謔浪笑傲。與初見的時候。大不相同。及至花塢。在船頭當衆玩笑。尤爲鮮花榮所憎厭。進船午飯時。船頭忽來多人。大呼麻瘋阿四。某公子即現惶急之狀。命船上人將艙門關閉。勿使入內。鮮花榮道。他們找麻瘋阿四。與你什麼相干。何用如此驚慌。某公子道。實不相瞞。他們就是來尋找我的。還是不見的好。鮮花榮聽了這話。便大聲道。我上了你們的當了。祇有同你拚命。說罷便一手將某公子胸前抓住。同出船艙。正逢來人將某公子扭

住道。你說到人家吃喜酒。借了一套新衣服。一只鑽戒與你。想不到在這裏取樂。一面將某公子衣服悉行剝下。另將帶來的粗布衣服。與他穿上。一時人聲嘈雜。各艇上人圍著觀看。詢問原由。那假公子即對衆說道。我實是麻瘋阿四。向居麻瘋院中。自我祖至今。已爲三代。向來聽得鮮花榮的豔名。吾家極貧。知道鮮花榮不是輕易可得見面的。所以竭力捫攬數百金。纔得榮姑一夕之歡。這是兩相情願。至於借用衣飾。乃是個人交涉也。並非違條犯法的事。吳老二等一班人。亦同在人叢中出而伴爲解勸。將假公子縱去。鮮花榮自知失身瘋漢。萬無生理。就到船頭。一躍入水。經多人撈救。雇艇送回。餘人均各散去。鮮花榮回艇。向鴛母阿張號啕大哭。阿張得知情形。悔之無及。只得遍請名醫。服藥十餘劑。大瀉三日。水米不進。又覺滿身奇癢。同艇姊妹花。有與鮮花榮積不相能者。終日冷嘲熱諷。數日之間。絕無一人到來慰問。鮮花榮知道萬無生望。乃吞服阿芙蓉膏。比及人知。早已香消玉殞了。阿張痛哭數日。草草殮殮。密察情由。方知皆係吳老二甘老四等所爲。查廣東地。濕熱。患麻瘋症者。頗不乏人。若因男女交接。而染此症。卽無治療之法。此症初起。滿身奇癢。毛髮盡脫。旣而遍體腫爛。手指

足趾。次第爛去。於此十年八年中。尙無性命之憂。便爲麻瘋之第一代。瘋與瘋偶生出子女。面目浮腫。手足拘攣。是爲第二代。若三代。則無異常人。面目姣好。色如桃李。但得與無此疾者男女。春風一度。便可將此疾傳染與彼。自己之病。便霍然若矢。謂之賣瘋。妓寮中最畏此等麻瘋之客。故門口懸有綠色玻璃燈一盞。每遇生客經過燈下時。寮中人便認真審視。照綠光而現紅色者。卽係有瘋疾之人。此次麻瘋阿四。假託某公子。聲勢煊赫。揮金如土。氣度閒雅。絕不疑及有此陰謀。而不料竟墮吳老二等之術中。但阿張決不肯就此甘休。珠江中人。聞此消息。有嘆息不置者。有拍手稱快者。有謂鮮花榮一弱女子。遭此荼毒。吳甘兩人之惡計。無異蛇蝎。二人知鮮花榮之死。決非耀祖所樂聞。故始終未曾告知。

▲現史氏曰：刻薄成家。理無久享。李大榮生性慳吝。因之絕子絕孫。誰曰不宜。納妾生子。敗盡家產。何必多此一舉。

捕鼠者以香餌置籠中。鼠貪香餌入籠。踏中機關。性命不保。世間陷阱引誘。亦復如是。奈何迷人不悟。

第二章 閉門思過轉敗爲勝

關於鮮花榮之事。李耀祖却絕未聞知。後經他友原原本本。向耀祖述及。耀祖初猶不信。既思某日吳老二確有向我借鑽戒之事。耀祖雖無憐香惜玉之意。却老大不過意。乃回家查詢。吳甘二人。尙支吾不認。耀祖道不論事之有無。我等作事要憑天良。鮮花榮本一妓女。即使有開罪我輩之處。何必置之死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天道好還。報施不爽。問諸天良。當亦難以自安也。乃想中元節已近。向例在雙門底共同建醮。以超度幽魂。爲日無多。便與該處各舖戶的首事商定辦法。佈置一切七月十五日。耀祖偕同四凶人等到壇。焚香禮拜。首事即邀吃素齋。午後游人甚衆。咸稱今年點綴會景。盛於往昔。尤以陳列書畫古玩。以表揚國粹。最爲得體。五人亦隨衆觀看。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耀祖道。惜乎我輩毫無識見。不能切實賞鑒。殊爲可惜。

道言未了。忽見那壁廂有一老者。彎腰曲背。點頭播腦。正在逐件品評。耀祖眼快。便道。這不是我們當舖裏的陳朝奉麼。陳朝奉聞言。抬頭見了耀祖。便笑言道。東家

到此。鑒賞鑒賞。是極好的。不瞞東家說。這一堂的書畫古玩。可稱我廣東全省的精華了。耀祖道。書畫我是一竅不通的。這古玩。倒要請陳先生一件一件的指教指教。陳朝奉便與耀祖等演講每件古玩的來歷。產生的時期地點。繼指一白玉大花瓶道。此瓶載在廣東省志。天下祇有一個。琢工既精。玉情又好。當年萬歲爺開千叟宴的時候。曾經送到京中陳列過的。此瓶價值鉅萬。是木牌頭某舊家所藏。在艱難時。以之向典當質錢。爲數不逾千金。爲期不過三月。大有信用。所以我們當裏。也來過兩次等語。向耀祖絮絮不休。耀祖便向衆人道。這陳先生實在真有力。廿四在旁。老大的不耐煩。便道。這些古玩。自己又不會開口的。那裏有什麼真憑實據。那陳朝奉聽了。泛了一個白眼。大聲道。道從那裏說起。我們做生意的人。憑著信用做事。從不欺人的。不像那些油頭滑腦的少年。靠著大老官。胡調混情當正經事。甘老四聽了這句話。明明是挖苦他們弟兄的。礙著耀祖在場。沒有與他搶白。自己心中打算。我必有法兒擺佈他。叫仙小心便了。天晚卽各自回去。

過了幾日。吳老二提起那陳老頭兒。真真可惡。他當著耀祖。挖苦我們。難道罷了

不成。甘老四道。莫忙莫忙。過幾天。叫大家痛快便了。說畢。就獨至西關外長壽墟。找到一個專造料骨蜜的哈回回。要叫他找一個白玉的大花瓶。哈回回道。要白玉的大花瓶。只有木牌頭某公館的算最好。你可買得起麼。甘老四道。休要取笑。我來找你。正要買一個同樣的。可是要假的。哈回回笑道。事有湊巧。我們從前。南京來了一個好手司務。曾經仿造過一個。合算工料。倒也化上二百塊錢。那個要他呢。所以至今還藏在家裏。你若肯出此價。可以拿來給你一看。甘老四道二百塊錢。也不算貴。可有一層。這是朋友所託。我必須給他一看。方可定奪。倘若要的。三天之內。就送二百塊錢來。哈回回道。這倒可以。便將花瓶取出。甘老四見那花瓶。果然與真的無二。便將花瓶取回。既而尋思。陳老頭兒很調皮。必須如此如此。方可使他人我彀中。算計已定。次晨。取了五十塊錢。至木牌頭某舊家。找到專司看管花瓶的一個老人家。請他吃早茶。就送他五十塊錢。與他商量。叫他將貯藏花瓶的木箱錦匣。借來一用。與他約定。今晚務要送到。那家人得了五十塊錢。滿口答應。到了七八點鐘。親自送來。甘老四便將假花瓶裝入。又央他卽至陳朝奉處騙當。事成之後。另有酬謝。那家人道如此我就去便了。

卽攜了花瓶。至陳朝奉處。陳朝奉一見。便道。管家。你來何事。家人道。實不相瞞。主人因節邊略有需用。命我將此花瓶。照舊暫質千元。其時天色已晚。陳朝奉卽將木箱錦匣打開。見花瓶在內。並不細看。叫學徒將花瓶收入庫房。一面由賬房內取出銀號鈔票一千元。寫了當票。一併點交家人收了。那家人回到甘老四處。將鈔票當票。如數交了甘老四。便又給與賞洋五十元。那家人歡喜道謝而去。

甘老四。除還了瓶價等。尙餘洋七百元。與吳老二等分用不提。時光迅速。轉眼已是九月。李耀祖向有菊癖。從各花園買了幾百種。陳列廳事。朝夕玩賞。又覺得洋種不少。尤爲奇異。廿四等慇懃耀祖。就在家中開一菊花盛會。其中也借些古董陳列。定於九月十五日開會。卽請耀祖邀陳朝奉到會。藉以評品陳列的古玩。是日清晨。陳朝奉到公館。與耀祖見面。問起陳列之古玩。是否係東家自己收藏的。耀祖道這都是甘老四從別處借來。大約那裏有雙門底這種寶貴的東西。陳朝奉道。好叫東家得知。這白玉花瓶。又到我們的當裏來了。甘老四在傍聽見。假作驚訝之狀道。這又奇了。我昨日明明向木牌頭借來。雖未陳列。我却看過。確是原物。陳朝奉道。豈有此理。我雖年老。尙不

至糊塗如此。言時聲色俱厲。耀祖不明就裏。無法調解。又見吳老二從裏面抱了一個木箱到來。放在中間一張大方桌上道。請陳先生看看。陳朝奉一見。便道。就這木箱。使知道是假的。甘老四道真假豈在木箱。還是請陳先生看了花瓶再說。陳朝奉沒法。便將木箱打開。揭去錦蓋。那花瓶寶光四射。那個敢說不是真的。陳朝奉才心慌意亂。耳朵裏旺的一聲。目前一陣昏暗。又聽四凶你一句。我一句。無非是挖苦他。他就明白受人暗算的原由。便即辭了耀祖四店。查驗去了。

次日清早。便來公館。把當下的花瓶也帶了來。向耀祖道。我從十四歲到當舖裏學生意。於今四十年。並不敢絲毫大意。目前反鬧出此種笑話。責任完全是我的。理由却不可不聲明。查三次來當花瓶。均出一人之手。此次某家人手抱楠木箱來當。我一見便知其來歷。這就是第一層。發生大意之處。向其詢問。果然不出所料。自信有先見之明。此乃發生第二層大意之處。及見木箱錦匣無異舊時。至開蓋一看。但視其瓶之有無。絕無辨別真假之觀念。以致發生第三次之大意。有此三種原因。乃竟鑄成大錯。細察情形。完全屬於誠僞之奮鬥。以信用之有無。與結果之成敗。有反比例。惟念我在當服務